

致敬印象派，趟过一百五十年光影

■黄阿忠

欧洲绘画史上的印象派诞生已经150年。岁月轮回，光影依旧，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光影和色彩，依然闪烁着鲜活的生命。

1874年法国的青年画家克劳德·莫奈，在塞纳河出海口的海港城市勒阿弗尔，画了一幅题为《日出·印象》的油画，作品不大，表现的是港口的早晨，日出的阳光笼罩，小船在水中摇荡，光影在空气中闪烁，虚朦的景物产生的美感让视觉焕然一新。这是莫奈在自然中，对于光影描绘的激情表达，也是意象表现的典范。当作品送到作为权威的巴黎学院派沙龙展时，却遭“差评”，并被嘲讽不过是“印象”而已。殊不知，青年画家们接过“嘲讽”的评价，把“印象”作为他们的旗号。

朝辉夕阳，岁月匆匆走过，山川河流印下了时代的光影；一批又一批画家走出画室，将手中的画笔记录了日月的阴晴雨雪。他们画下了一幅幅改变历史的画卷，风行一时，蔚然而成“印象”的大气象。在西方的美术史上留下了一个值得后世借鉴学习的流派——印象派。

印象派画家走出画室，背着画具在山水房舍、教堂街衢，又或街角的一个石阶边、坡上的几棵橡树之间，支起画架，铺上颜色，在画布上一笔一划表现自然给予的感受。他们感觉到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动、听到从屋檐滴下，打在芭蕉叶上的雨点；凉风掠过画船、霞光照在草垛，自然是他们绘画的生命。他们在阳光下散步，追逐自然的光影、色彩，这些是印象派画家的灵魂。

克劳德·莫奈坐在吉维尼花园的莲池边看晨曦，在弯弯的日本桥上画睡莲；鲁昂大教堂的光影颤动片刻、圣拉查尔火车站蒸汽弥漫的瞬息，绘画理念的变革成就了他的理想。卡米耶·毕沙罗在阳光下走过蓬图瓦兹、在瓦赞村口表现道路的光线、投影；巴黎的大街小巷，熙



梵高 夜间咖啡馆 72.4×92.1cm 油画
1888年 美国耶鲁大学艺术馆藏

熙攘攘的人群丰富了他的创作灵感，他的作品一反古典主义陈旧的俗套。

物体反射光线的色彩变化的认知，让印象派画家在光和色彩中认识世界。阿尔弗雷德·西斯莱的《枫丹白露河边》是对自然色彩的第一感觉；《鲁弗中的雪》捕捉了瞬息，减少了物体的细节描写，探求了自然的奥妙；奥古斯特·雷诺阿的《游船上的午餐》，活跃着阳光和明朗的空气。他们对自然光影、色彩的深刻理解，将绘画史朝前推进一步。

印象主义的理念在自然表现中不断发展。“后期印象派”的梵高、高更、塞尚，他们作品中的生动、生命、鲜活、灵性在画室中是难以捕捉的。梵高在阿尔勒画的《吊桥》、《咖啡馆》，还有在奥维画的《小教堂》、《麦田》等，既有平民思想的体现、也有光影的追求和激情的表

现。高更在塔希提岛画的那些女人、大树、山水，更是进一步抒发了色彩的情感表达；他的《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到哪里去》在光影、色彩之外上升到了哲学领域。塞尚的平面、结构理念，又揭示了印象派画家体积和空间的关系；《桌上的一筐苹果》的物体结构连成优美的构图；《圣维克多山》的结构抒情，那是交响乐中的一个独奏。这些后期印象派，在绘画史上承上启下，代表画家们的生命、灵性，在自然中发扬光大。

印象派的画风影响世界的艺术发展，当印象主义在法国兴起，转而风靡全球。印象派的表现方式传到了美国，美国画坛光影、色彩叠起，而成一时风气。印象派充满了东方的神韵、意象、形式，印象派的精神表达和东方的审美有相同之处。东、西方的美学不约而同的将诗化，意境，情调，人性等，融合在“印象”的广阔天地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世界艺术风起云涌，流派如潮，画坛野兽派、表现主义、立体主义、抽象、写意、抽象表现主义等等，一个接一个层出迭起，不断演化。印象主义何处去？印象主义却是处处有，仿佛已不是艺术的主流，却还在漩涡之中。纵观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作品中有光，毕加索、马蒂斯的画中有色彩，纳比派画家笔下的色彩有诗化的情调，立体主义有时光的叠映、野兽派的画作有色彩的激情……美在光影、色彩中张显魅力。在美的历程中，印象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、印象主义绘画不死，印象主义在不断的影响绘画的潮流。

日月的光影是永恒的，作为精神的慰藉、安抚，光影悄然走进人类的心灵。哪怕太阳被薄云遮住，光还会透过虚朦的云层照射；哪怕月亮躲进银河，鹊桥下的沙粒会闪烁在天空。如果没有太阳、月亮，世界将是一片黑暗，而“印象”是摄入心魂、照亮心灵的光。

农妇们弯下了腰，米勒却在艺术上彻底站了起来

■徐鹏辉

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在《米勒传》中指出：“米勒的思想与创作的终极目的，就是要表现劳动的痛苦与艰辛，同时在这种凝重严肃的痛苦中，表现生活的全部诗意与壮美。”在19世纪的法国画坛，专注于展现农民形象和劳动生活的米勒似乎是一个另类。彼时的艺术倾向于描绘奢靡的贵族生活，曾为庄稼汉的米勒却始终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，他固执而骄傲地宣称：“我生为农民，也将以农民的身份而死。我将待在我自己的土地上，决不让出哪怕只有木鞋那么大的地方。”

让-弗朗索瓦·米勒出生于柯唐坦半岛北部瑟堡附近的格鲁齐村，这是一个远离巴黎的偏僻荒凉的村子。成长于农民家庭、农村环境的米勒将对土地的热爱融入自己的血液中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更奠定了其艺术基础。

米勒的绘画天赋很早便展露无遗，田间地头就是他画笔下永不枯竭的素材。迫于生活的压力，直到二十岁才有机会拜师学艺，由此开始自己不断探索的艺术生涯。在柯罗弟子朗格鲁瓦的帮助下，他有机会前往巴黎学习绘画。高高在上的巴黎与乡下来的米勒产生激烈碰撞，他开始感觉窒息、孤独，与大城市格格不入。生活的窘迫、妻子的病逝、艺术的摇摆，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柔软又坚强的内心。在第二任妻子卡特琳娜·勒梅尔的支持下，米勒坚定了当农民画家的前行方向。

童年的记忆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其创作中，在1849年搬迁至枫丹白露森林边缘的村庄巴比松后，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。与米勒长大的村庄类似，巴比松周边满是树林和荒地，自然和土地的气息使他感受到久违的松弛，他的创作逐渐步入正轨。定居于此的大多是伐木工人、农民和画家，其中包括巴比松画派的领军人物，后



让-弗朗索瓦·米勒 拾穗者 83.5×111cm
油画 1857年 巴黎奥赛美术馆藏

来成为米勒挚友的西奥多·卢梭。以1850年米勒创作的《播种者》为例，身着红衫蓝裤的高大农民蹬着大木靴，腰缠种子袋，在苍凉的麦田中阔步挥臂，向前播撒着种子，身后成群结队的飞鸟伺机啄食他的劳动成果。充满韵律的步伐生动描绘了农民劳动的场景，更从某种程度展现出人民拥有的朴实力量，极大震惊了当时的上流社会，也获得进步人士如作家维克多·雨果的充分肯定。

作画之余，米勒投身于劳动中，不论是挖土、种植、浇水还是修葺房屋皆是熟门熟路。他正视和赞美劳动，并从中获得艺术的灵感与内心的满足。令人揪心的是，他始终在与贫穷抗争，哺育九个孩子的重担压得大脑袋、宽肩膀的米勒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苦苦挣扎的1857年，米勒的杰作《拾穗者》诞生。拾穗指的是秋季农村丰收过后在麦田拾捡剩余麦穗的行为，在当时的法国较为

普遍。画面中，戴着红、黄、蓝颜色头巾的三位农妇不同程度地弯下腰，极为仔细地拾捡着散落在田野中的麦穗。画面左侧的两位农妇腰背几乎与地面平行，左手紧紧攥着几根麦穗，右手吃力地搜索着地面，右侧的农妇正用眼睛逐一排查。她们与远处堆积成山的麦垛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米勒用讲述平常故事的笔触，定格农妇拾捡麦穗的瞬间，仿佛是对农民艰辛生活的无声呐喊，引起法国艺术界的地震。有人评论，农妇表面上拾起的是麦穗，实际上拾起的是生活的苦难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虽然农妇们弯下了腰，米勒却在艺术上彻底站了起来。

此后的米勒在农民题材绘画上一路狂飙，他的作品也在赞誉和批评中不断得到讨论。不管是体现农民夫妇祷告场景的《晚钟》，还是表现劳动痛苦一面的《倚锄的男人》，都在创作之初受到艺术评论家的大肆攻击。他们无法想象，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画面让米勒堂而皇之地创作出来。他对此不以为然。正当在艺术之山上越攀越高之时，米勒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。1867年他最亲密的朋友西奥多·卢梭在他怀中逝世，悲痛的米勒无暇顾及当年因作品获得一级勋章的成就，他也进入了生命的暮年。在相继经受头痛、肺部感染等疾病折磨后，米勒于187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纵观米勒的一生，农民始终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。他怀着对世界悲悯的心情，顽强地与贫困斗争，为艺术界奉献一幅又一幅经典之作。虽然他多次拒绝“社会主义者”的称号，但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劳动人民的讴歌与赞颂，极大地振奋了当时的人民。画家梵高评价他：“在米勒的作品中，现实的形象具有象征意义”。米勒无愧于最伟大的农民画家之一的荣誉。